

# 比利牛斯山的 城堡

[挪] 乔斯坦·贾德 / 著 周全 / 译

Slottet i  
Pyrenee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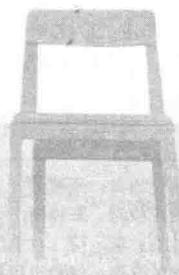


接力出版社  
Jishi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 比利牛斯山的 BILINIUSI SHAN DE CHENGBAO 城堡

[挪] 乔斯坦·贾德 / 著 周 全 /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亲爱的读者朋友:

本书已入选“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优秀出版物绿色印刷示范项目”。它采用绿色印刷标准印制,在封底印有“绿色印刷产品”标志。

按照国家环境标准(HJ2503-2011)《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印刷 第一部分:平版印刷》,本书选用环保型纸张、油墨、胶水等原辅材料,生产过程注重节能减排,印刷产品符合人体健康要求。

选择绿色印刷图书,畅享环保健康阅读!

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

桂图登字:20-2011-266

Slottet i Pyreneene

Text © 2008 by Jostein Gaarder

Oslo Literary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Jieli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利牛斯山的城堡 / (挪) 乔斯坦·贾德著; 周全译. —2版.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448-4857-2

I. ①比… II. ①乔…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挪威-现代  
IV. ①I53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1181号

责任编辑: 张慧芳 文字编辑: 刘盛楠 美术编辑: 王雪 装帧设计: 王雪

责任校对: 张琦锋 责任监印: 刘冬 版权联络: 闫安琪

社长: 黄俭 总编辑: 白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10-65546561(发行部) 传真: 010-65545210(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E-mail: jieli@jielibook.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三河市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50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160千字

版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2版 印次: 2017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5 001—25 000册 定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这是一部爱情小说，一部悬疑小说，同时也是一部哲理小说。当一个哲学家富于想象力的时候，他就给文学增添了一点新的东西。

——周国平

三十多年的光阴飞逝，  
时间却仿佛停滞。  
自从你离开，  
空出来的时间多得吓人。  
两个曾经亲近的心灵，  
还能否隔空交流？

对于你所不知道的事物，该如何相信？

# ·1·

斯坦，我来了。当时宛如梦幻一般，竟然再度遇见你，而且偏偏是在那里！就连你自己也茫然不知所措，慌张得差点一跤绊倒。但那可不是什么“意外相逢”。有某种力量发挥了作用。你晓得吗？有某种力量！

我俩为自己争取到四个钟头的时间。不过“争取到”又能意味着什么呢？而且事后尼尔斯·佩特可就不怎么高兴了，一直要等到我和他驾车经过弗尔德的时候，他才终于开口讲出几个字。

那天，我和你只是在山谷中向上攀爬，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又重新站在小桦树林前面……

整段路途中，我和你都没有说什么。我的意思是，不曾针对当年那件事情进行交谈。其他的话题我们都讨论到了，但就是没能提到那件事。当时的状况与以前完全一样，我们还是完全无法一起坦然面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两人便这么从根烂起，或许原因不在于你是你，也不在于我是我，而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凑成一对的缘故。

回想当初，我俩甚至没有办法彼此互道晚安。我仍然记得，最后一个夜晚我就睡在沙发上。此外我还记得你坐在另外一个房间吸烟时所传来的气味。我觉得自己仿若直直穿透墙壁和紧闭的房门，看见你低垂的头部。而你只是弓着身子坐在书桌前面吞云吐雾。第二天我就搬了出去，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有三十多年之久。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如今我俩却蓦然从睡美人般的长年沉睡中苏醒过来，仿佛被同一个神奇的信号所唤醒！于是我们不约而同，再度长途跋涉前往那里住宿，更何况是在同一天。斯坦，在一个新的世纪，在一个全新的世界，过了三十几个年头之后，我们突然互相说“嗨”！

现在可别告诉我，那只不过是巧合而已。千万别认为，

其中并无外力在导引我们！

最超乎意料的事情，莫过于当旅馆女主人突然走上阳台时的那一幕。当年她还只不过是旅馆老板的年轻女儿而已。对她来说，一切同样都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我相信她一定也遭遇过“恍如隔世”的经历。你还记得她说了什么吗？她说道：“真高兴看见你们仍旧在一起。”那些字眼令人心痛，却也有一点滑稽。因为我俩自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叶的一个早晨，帮她照顾她的三个小女儿以来，便再也不曾与她见过面。至于我俩之所以会帮她那个忙，是因为感谢她曾经把两辆自行车和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借给我们的缘故。

现在我的家人们正呼唤我过去。此刻是七月的傍晚，而且可别忘了，在此地海滨过的完全是放暑假一般的生活。他们想必已经把鲑鱼放上了烤肉架，而尼尔斯正好帮我端了一杯利口酒过来。他给我十分钟的时间来完成这封邮件，而我确实也还需要这十分钟，因为我有重要的事情想拜托你。

我们是否可以彼此郑重承诺，同意在阅读完毕之后将互传的邮件一概删除？我的意思是，毫不拖泥带水地立刻删除，而且也不可以把邮件打印出来。

在我眼中，这种新的联系方法就是奔流于两个心灵之间的思绪脉动，而非将会一直在我们之间持续下去的书信往来。

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我们撰写邮件的时候可以畅所欲言。

更何况我们都已经另行嫁娶，并且分别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可不打算把我们的邮件全部都留在电脑里面。

我们不晓得自己何时必须离开人世。但总有一天我们都将摆脱这场嘉年华会中的各种面具和角色，只草草留下几样道具，直到它们也被扫出场为止。

我们将会走到时间之外，离开我们所称的“现实”。

许多个年头已经过去了，可是一想到与陈年往事有关的东西可能会蓦然重返，那种感觉便让我始终不得安宁。我会不时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正紧跟我的脚步，或冷不防向我的脖子呵气。

我一直无法忘记在莱康厄尔闪起的蓝色灯光，而且即使到了今天，我仍然会因为背后出现的警车而陷入歇斯底里。几年前的某个日子，有一名穿制服的警员按响了我家门铃。他绝对已经看出我有多么惊慌失措，但他其实只不过是想打听附近的一个地址而已。

你一定觉得是我自己在那边杞人忧天。因为不管怎么样，任何刑事犯罪的法律追诉时效现在都早已过期。

可是罪恶感永远不会过期……

所以请答应我，你会把所有的邮件都删除掉！

重逢的那天，一直要等到我俩坐在山间牧羊人小屋废墟的时候，你才告诉我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你来到此地。你试着把自己在过去三十年内所做的事情解释清楚，并且向我介绍了你正在进行的气候研究。然后你才开始稍稍叙述我们在旅馆阳台见面之前的夜晚，你所做的一个非常稀奇古怪的梦。你表示，梦中的情节跟宇宙有所关联。但是你却讲了这么多而已，因为随即有几头小牛朝我们奔跑过来，又把我们追赶得退回到下面的山谷。后来你就没有对梦境做出更多说明。

不过你的宇宙之梦其实并不出人意料……当年我们在出事以后曾经设法睡上几个小时，然而我们都过于激动，更何况即使想不激动也难，于是我们仅仅闭目而卧，相互低声谈论有关星辰、银河系之类的东西。我们只谈到了这一类既庞大又遥远，而且高高在上的事物……

现在重新回想此事，难免会觉得奇怪。那是在我信仰任何东西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但我随后很快就找到了信仰。

他们又在叫我了。在把这封邮件传出去之前，我还剩下最后一点感想。当初我俩路过的那个湖泊名叫“埃德勒瓦特

内<sup>①</sup>”，意思就是“比较老”。对一个如此远离文明的山间湖泊来说，这个名称不是取得十分奇怪吗？从前在那里山区的岩壁和顶峰之间，究竟是谁“比较老”呢？

当我最近和尼尔斯开车从它旁边经过的时候，我只是盯着道路地图看个不停。自从那次事件以来我再也不曾旧地重游，而且我根本不敢抬头张望——在那个湖边就是没有办法！又过了几分钟，我们大转弯绕过另外一个关键地点（我指的是悬崖旁边的那个弯道），而那是整段车程当中最让我痛苦的处所。

一直要等到抵达下面的山谷之后，我才终于将目光从地图移开。一路研究了地图之后，我晓得了许多新的地名，还把它们念给尼尔斯听。反正我必须想办法找些事情来做，因为我担心自己会精神崩溃，以致被迫向他透露所有的一切。

接着我们来到新建好的隧道。我坚持穿越隧道，而非沿着中世纪的木板教堂以及河畔的旧马路行驶。我编出一个拙劣的借口，表示时间已经相当晚了，我们没有太多时间。

唉，埃德勒瓦特内湖！

---

① 埃德勒瓦特内（Eldrevatnet）在挪威文的意思是“较老湖”。这座位于北纬61度，长11.66千米的湖泊对本书具有重大意义。——本书脚注若未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那位“红莓女”则的确“很老”。至少当时我们都这么觉得，并且把她说成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反正她是一位比较年长的女性，在肩上围着一块莓红色的披巾。当初你我必须相互确认，我们是否真看见了同样的事情，而那是在我们仍然有办法彼此交谈的时候。

事情的真相是，她跟今天的我同样岁数，既不多也不少。她是我们习称的中年女人。

当你向外走到旅馆阳台上的时候，我觉得仿佛是我在向面对着自已的方向移动。我们已经有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但那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我再清楚不过地感觉到，我竟然有办法从身体外面看见我自己——我的意思是，从你的视角、用你的眼睛看见了我。就在那一瞬间，我自己仿佛变成了“红莓女”。一股令人不安的感觉袭上心头。

他们又在叫我过去了。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所以现在我干脆就把邮件传出和删除。来自苏伦的温暖致意。

我必须极度自我克制，才不至于写出“你的苏伦”，因为我们之间从未有过真正的分手。当年我随手拿起自己的几件东西就走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我等了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才从卑尔根写信过去，请你把我其余的物品打包寄回给我。但即使到了那种关头，我也没有把它看成是正式

的分手，不过这么安排起来到底最为方便，因为我早已待在挪威的另一边了。那是我遇见尼尔斯好几年以前的事情，而你等到过了十多年以后才与贝丽特找到彼此。

你实在很有耐心。你从未真正放弃我们之间的感情，而我则不时觉得自己仿佛过着重婚一般的生活。

我永远忘不了昔日在那条山间道路的遭遇。我往往会感觉自己无时无刻不对那件事念念不忘。

随后所发生的事情，其实既神奇万分又鼓舞人向上。今天我把它当成礼物看待。

假如当初我们有办法共同收下那份礼物的话，那该有多好！可是我们都吓得六神无主。起先你就那么昏倒了，必须由我来照顾你。接着你突然一跃而起，向外狂奔而去。

过了没几天，我们已经开始貌合神离。我们丧失了能力或意愿，再也无法相互看着对方的眼睛。

那是我们两个人，斯坦！真是不可思议。

苏伦，苏伦！你漂亮极了！你身穿鲜红色的衣服，背对着峡湾和白色围栏，是那么灿烂夺目！

我一眼就看出那就是你，我看出来了。还是说，我眼前出现幻觉了呢？但那的确是你——宛如从截然不同的另外

一个时代蹦了出来！

而且现在我想立刻告诉你的是：我根本就没有把你跟什么“红莓女”联想到一起。

你竟然真的写了邮件过来！在过去几个星期内，我都一直衷心期盼你会这么做。虽然当初提议互通电子邮件的人是我，不过最后是你在临告别时表示，你会等到时机适宜的时候发声，主动权因而落入你的手中。

我之所以会那么不知所措，是因为无法想象我们竟然能够像从前那般，再度在同一个偏僻的角落见面。那就仿佛我们是为了一个古老的约定而活，务必要在那个时间和那个地点重新相聚。然而，我们从来都没有做过这种安排。一切只不过纯属巧合罢了。

重逢的那时，我刚好端着放在碟子上的咖啡杯走出餐厅，一时手忙脚乱而把咖啡泼洒出去，烫伤了我的手腕。此外你讲得完全没错，我好不容易才站稳——我必须抢救咖啡杯，免得它摔落到地面。

我向你的丈夫简短致意以后，他突然急急忙忙去汽车上拿东西，于是你我二人有机会交谈几句，而旅馆女主人随即走了出来。她想必是看到我从接待柜台那边走过，并且还记得我在许多年前的模样——那时她母亲还掌管这家旅馆。

你与我面对面站立，而女主人显然把我们看成是一对中年夫妇。她以为许多年前我们在那个峡湾分支进行过一次爱之旅以后，便定下心来一辈子长相厮守（这也是我曾经想象过的事情），如今或许是因为恋旧情怀急性发作的缘故，于是又回到自己年轻时代经历冒险的现场。更何况我们吃完早饭以后理所当然应该走到外面的阳台上，即便我俩都顺应时代风潮而戒了烟，但那其实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事情。而且我们还必须向外远望紫叶山毛榉、峡湾以及山峦，因为当初我俩也都一直那么做了。

旅馆改变了接待柜台的格局，并且还新增一家咖啡馆，供人们路过此地时稍事停留。树木、峡湾和山丘依旧维持原样。大厅里面的家具和图画也都如此，就连台球桌也还摆放在原来的位置，但我怀疑可曾有人为那架老钢琴调过音。当初你曾经用那架钢琴弹过德彪西的曲子，还弹奏过肖邦的夜曲。而我永远无法忘记其他的房客如何聚集在钢琴周围聆听，以及你如何赢得了如雷掌声。

三十年的光阴已然飞逝，时间却几乎停滞不前。

我差点忘了提起唯一真正的改变：那些隧道是新的！昔日我俩必须乘船过来又乘船离开，因为当时还没有可以替代的交通选择。

你还记得吗，当初等到最末一班渡轮抵达之后，我俩如何暂时消除了心中的焦虑？那个村落随即完全与外界隔绝，我们可以平安度过剩余的整个黄昏、夜晚以及第二天早晨，直到“蹶水号”渡轮驶出峡湾，在午餐时间以前重新载运乘客过来为止。我们把中间那段空当称为“宽限期”。若是在今天的话，我们恐怕必须整晚都坐在阳台上，不断密切注视从隧道驶出的每一辆汽车，观察它们究竟是继续往西方奔驰呢，还是会在冰川博物馆那边拐个弯，然后开到旅馆这边来把我俩接走——我的意思是，过来拘捕我们。

顺便提一下，我早就忘记了我们曾经帮她照顾女儿那回事。可见我并非什么事情都记得。

我赞成你的想法，要立刻把我们阅读完毕的邮件悉数删除，接着在传出回复之后也删除自己的回信，因为我也不喜欢在硬盘里面留下太多东西。能够随兴抒发一下各种想法和杂感，有时倒是不错的放松方式。总而言之，如今被储存和保管起来的言辞已经泛滥成灾，无论在因特网、闪盘还是电脑硬盘都是这样。

我已经先删除了你传给我的电子邮件，然后现在才好整以暇地撰写回复。但我必须承认，删除邮件的做法也存在不少缺点，因为当我此刻坐在这里的时候，已经苦于无法重新